

大别山下,抗美援朝老兵王茂贵义务守护红军烈士墓58年——“他们是军人,我也曾是”

■刘宪善 罗纯晰 本报记者 王凌硕

致敬·心中英雄

从大别山北麓的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县城出发,驱车向西南方向行驶约半个小时,记者一行抵达位于文殊乡的花山寨会议旧址。

提起红军长征,无人不知;说到花山寨会议,似乎鲜有人闻。1934年11月11日,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举行常委会议,作出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决策。此后,历时10个月,转战近万里,孤军远征的红二十五军成为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,为中国革命立下不朽功勋。

沿花山寨会议旧址附近的青石台阶拾级而上,便来到花山寨烈士陵园。陵园里,9座红军烈士墓碑一字排开。安息在此的烈士,大多牺牲在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前夕。

自1968年以来,抗美援朝老兵、文殊乡花山村村民王茂贵,多年如一日守护着这些红军烈士。他日复一日清扫墓地、拔除杂草,用坏了百余把扫帚、数十把柴刀。陵园旁的柏树大多由他亲手栽下,放眼望去苍劲挺拔、郁郁葱葱。

“他们是军人,我也曾是。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守护他们!”谈及为红军烈士守墓的初衷,王茂贵人语质朴。

无名的烈士,“我们的同志”

春日清晨,89岁的王茂贵向偻着身躯,走出位于花山寨会议旧址附近的家,缓步走向花山寨烈士陵园。

来到陵园,王茂贵手握扫帚,细致清扫墓前的落叶。随后,他拿出洗净的抹布,仔细擦拭每一块墓碑,又拎起水桶,为松柏浇水培土。

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守护长眠在花山寨烈士陵园的红军烈士,早已成为

王茂贵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王茂贵是土生土长的花山村人,1959年随部队奔赴抗美援朝战场,担任卫生员。那时,距离《朝鲜停战协定》签订已有1年多,除照顾需长期护理的伤病员外,王茂贵还被派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——此前牺牲在战斗中的志愿军烈士入殓。

王茂贵和战友们小心翼翼收集烈士遗骨,安放入棺,让烈士得以体面安葬。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,让王茂贵深刻体会到胜利的来之不易,对烈士的牺牲奉献满怀崇敬敬意。

1958年退役后,王茂贵回到家乡务农,后来当上生产队长。1968年,他偶然听村民说起,当年红军曾在光山县驻扎并与敌人交战,附近山岗上就长眠着几位红军烈士。王茂贵当即与村民一同到山上查看。眼前的景象令他心头一颤:荒芜的草丛中,分散着几座低矮的小土包,没有墓碑、没有姓名。

王茂贵心里一酸,向那些土包深深鞠了一躬,对一旁的村民说:“咱们不能忘了这些红军烈士,要守好他们的墓……”

从那天起,王茂贵成为这些无名红军烈士的守墓人。当时条件艰苦,山上没有路,王茂贵就用柴刀除去杂草,砍出一条路。平时生产队工作忙,他就趁午休或傍晚收工后的时间,到烈士墓前拔拔草,陪烈士们“聊聊天”。看着光秃秃的烈士墓,王茂贵心想,得种点树,让烈士们有个阴凉。他找来柏树苗,一棵棵挑上山,亲手栽下。时光流逝,他种下的柏树越来越多,墓地四周渐渐变得苍翠葱茏。

那些年,王茂贵不知道这些烈士的姓名,也不知道他们属于哪支部队。他只知道,长眠在这里的是为人民牺牲的红军烈士,是“我们的同志”。

2014年,对王茂贵而言是一个转折点。光山县民政局在翻查历史档案时,了解到这段尘封往事。经过多方考证,他们最终确认这片山岗上共安葬着9位红军烈士,多是红二十五军官兵,还确认了姚志修、胡柱先、匡占华3位烈士的姓名。红二十五军抵达花山寨前,曾在斛山寨与敌人激战。身负重伤的官兵被抬至花山寨救治,因缺血少药牺牲在这里。

政府有关部门随即对这些红军烈士

墓进行修缮。看着崭新的墓碑一块块立起来,年过古稀的王茂贵眼眶湿润了。他在墓碑前站了很久,念叨着:“同志,你们有‘家’了,政府给你们立碑了……”

历史不能忘,英烈不能忘

今年3月,在花山寨会议旧址,光山县人武部组织预定新兵开展役前教育,王茂贵特意来到现场。

站在花山寨会议旧址通往花山寨烈士陵园的97级台阶上,面对一张张年轻的脸庞,王茂贵声音洪亮——

“为什么是97级台阶?这是为了纪念从红二十五军走出的97位共和国将军。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时,军长程子华29岁,政委吴焕先27岁,副军长徐海东34岁,官兵平均年龄不足18岁,被老百姓称为‘娃娃军’。就是这样一支‘娃娃军’,却有着坚定的信念,他们不怕牺牲、浴血杀敌,创造了伟大的功勋……”讲到动情处,老人的声音有些发颤。预定新兵们静静聆听,神情庄重。

作为大别山革命老区的组成部分,光山县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和深厚的红色底蕴。近年来,随着当地不断盘活红色资源,前来花山寨会议旧址和烈士陵园开展主题党日、红色研学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党员干部、青少年学生以及各界群众络绎不绝。

像这样的宣讲,王茂贵记不清讲过多少场。然而,2014年有关部门确定红军烈士身份之前,他还讲不出这些。那时候,面对偶尔前来祭扫的人们,他只能郑重地说一句:“这是红军墓,咱们得敬着。”

有关部门为红军烈士立碑后,王茂贵有了新的想法:历史不能忘,英烈不能忘。光守着烈士还不够,要把他们的故事讲出去,让后辈记住他们的牺牲奉献。为了把故事讲好,王茂贵下起了苦功夫、笨功夫。他买来红色书籍,反复研读。光山县民政局整理档案、宣讲历史,他多次到场,认真聆听,把重要内容记在本子上。他还走访当地年长的老人,向他们了解红军的战斗故事。



王茂贵讲解稿。



王茂贵向红军烈士墓碑敬礼。

花山寨会议旧址。

徐智超供图 版式设计:唐硕

就这样,花山寨的红色历史、红军的战斗细节,被王茂贵一点点整理、一遍遍打磨,写成通俗易懂的讲解稿。他还专门跑到县城打印店,请人一个字一个字打印出来,带在身上方便背记。

如今,王茂贵成为颇受参观者欢迎的“讲解员”。“王老虽然是义务讲解,但他的讲解很专业,精神更值得敬佩,我们也要向他学习。”光山县红色文化宣传教育中心讲解员宋从莉说。

一辈子的责任,一群人的接力

今年寒假,王茂贵的曾孙王梓晨跟着他一起去给红军烈士扫墓。没等王茂贵发话,王梓晨便主动擦拭烈士墓碑,拔除砖缝中的杂草,这让老人深感欣慰。

在王茂贵的家人眼里,长眠在花山寨烈士陵园的红军烈士,如同他们割舍不下的亲人。早年守墓,王茂贵没时间上山时,妻子、儿女就替他除草、清扫。后来,王茂贵索性在山上盖了间小屋,独自守护几年后,妻子也搬过来陪着他。

“没有英烈流血牺牲,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好日子。守护红军烈士,不仅是我后半辈子的责任,也是我们一家人的责任。”王茂贵说。

这些年来,王茂贵还见证了这束薪火在更广范围的传递。那一年,一群官兵来到光山县,他们是红二十五军的传人,专程前来“寻根”,向先辈表达敬意。后来,他们所在部队又投入资金用于花山寨会议旧址的翻新、维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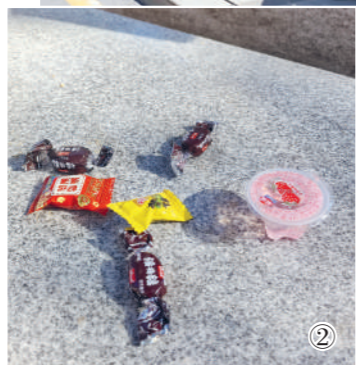
2020年,花山寨会议旧址和红军烈士墓被纳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。看着崭新的花山寨会议史料陈列馆、视野开阔的红军纪念馆,以及山坡上矗立的红军雕塑、落落大方讲述红军故事的“小小讲解员”,王茂贵眼里满是光亮:“我守了58年,现在大家接力守护、宣讲,队伍越来越壮大,火种传下去了!”

近些年,王茂贵家庭荣获“全国最美家庭”,他本人也登上“中国好人榜”。然而,耄耋之年的王茂贵,依然住在花山寨会议旧址附近的老屋里。几乎每个清晨,他都带着抹布和扫帚走出老屋,沿着97级台阶,一级一级往上走。

从一个人的坚守,到一家人的传承,再到一群人的接力……这片旧址、这座陵园,见证着一位老兵跨越58年的深情守望。

战友,我们接你回家

■本报特约记者 荣俊运 摄影报道



4月22日上午,第十三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仪式在辽宁沈阳举行。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外,迎接的人群早早排起长龙,8位身着戎装的抗美援朝老兵格外引人注目。

队伍中,93岁的王铁军默默背诵着为迎接战友回家而提前创作的诗词,背完一遍,又从头上再背。近些年,每年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,王铁军都会为老战友们创作一首诗词,“年年写,年年在现场念给战友听”。今年考虑到王铁军的身体状况,家人劝他通过电视收看,老兵对家人说:“战友们回家,只要我还能动,就必须到现场。”

一旁的解立松话不多,只见他军装笔挺,站得笔直。这是他第六次到现场迎接战友回家。此刻,他不时扭头望向车队驶来的方向,目光中满是期盼。

“来了!车队开过来了!”人群中有人喊了一声。不多时,警灯闪烁,搭载烈士遗骸的车队缓缓驶近。沿途交警面向车队敬礼,群众静静肃立,向烈士表达敬意。

“敬礼!”当首车映入眼帘,97岁的程茂友下达口令。老兵们纷纷举起右手敬礼,动作缓慢却坚定(图①)。

程茂友是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。他一直记得赴朝前夕和战友们的约定——“活着,去北京天安门;牺牲了,去沈阳北陵烈士陵园”。2025年,程茂友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,“代表千千万万牺牲的战友”参加九三阅兵观礼。此刻迎接牺牲在异国他乡的战友回家,老兵心中的千言万语,化作庄严的军礼。

为国捐躯的战友们,英魂安息……”王铁军一边敬礼,一边大声背诵那首默念了多遍的诗词。他的声音有些发颤,身体微微抖动。尽管此前已多次迎接战友回家,此时此刻,王铁军眼眶中依然蓄满热泪。

车队缓缓驶过,解立松嘴唇翕动,喃喃说道:“回来了……战友们,你们到家了。”说着说着,他的声音哽咽了。

迎回仪式结束后,解立松没有马上离开。他缓缓走向陵园深处,每次参加迎回仪式,到老战友们的墓碑前站一站,陪他们说话,是解立松雷打不动的习惯。

烈士墓旁,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,墓碑前摆放着他们自发送来的糖果和鲜花(图②、图③)。陵园里,一簇簇紫色小花随风摇曳,寓意“谦逊质朴、无私奉献”的二月兰,正开得灿烂。

“苦读”之乐

——一名老兵的读书感悟

■姜玉坤

前些日子收拾屋子,翻出几箱旧书。这些书纸页有些泛黄,边角卷曲,许多文字下方画着线条,有的段落旁边写着字。

那是在部队时读过的一些书。看着这些书,我不禁想起1983年入伍之初,鼓励我多读书、读好书的部队老指导员。那天,他把一本翻得快散架的书递给我,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:“慢慢读,读不懂就反复‘啃’。有些学问,必须苦读。不苦读,它就进不了你心里。”

那本书是艾思奇的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》。拿到书,我就开始“啃”,可部队作息满得几乎没有缝隙。于是,白天训练组织休息时,我就捧着书看上几页。10分钟也好,5分钟也罢,看一段是一段。晚上熄灯后,宿舍一片黑暗,我就把手电筒塞进被窝,默默地读。就这样,我一点点读完了那本书。

此后,读书成了我的习惯。从《实践论》《矛盾论》,到《论语》《孙子兵法》《鲁迅杂文选》……利用碎片化时间,我坚持阅读,认真做读书笔记。

可一本本书读下去,我渐渐发现:所谓“苦读”,真正的“苦”不在于没时间,而在于读不懂。有时候一句话翻来覆去读七八遍,还是不懂。焦躁、郁闷的情绪袭来,像有一口气堵在胸口。夜里躺在床上睡不着,脑子里全是书上的文字,不甘心的我又打开手机,翻开书,继续阅读。

有一天晚上我读《论语》,读到其中一章时,感觉对前面几页内容

理解得不够,脑子里一团糨糊。我放下书,闭着眼睛,把读过的东西在心里过了一遍又一遍。不知怎的,有那么一个瞬间,我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。不是哪一句话突然“亮”了,而是前面那些读不懂的句子,像散落一地的珠子,忽然间被一根线串了起来。我知道,书上的文字和文字背后的道理,被我读懂了。

那一刻,我倍感兴奋和快乐,像走了很远的夜路,终于看见了天亮。于是,我继续自己的“苦读”之路。

“苦读”带来的变化,是慢慢显现的。有一年,连队搞教育,讨论“如何看待当前社会上的不同现象”。几个骨干争起来了,一个说这不对,另一个说那有道理,讨论了半天没个结论。我坐在旁边听,忽然想起《矛盾论》里讲的“主要矛盾”和“矛盾的主要方面”,便对他们说,咱们先别争具体现象,先找主要矛盾。矛盾找到了,哪是主要的、哪是次要的就清楚了,那些现象该怎么看,自然就明白了。

屋里安静了一会儿,一个战友拍了下大腿:“对,就是这个理儿。”指导员笑着说:“你这书没白读。”

后来,我在部队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,发表不少稿件。有人问我有什么技巧,我说技巧是其次,最重要的是能不能抓住事情的“筋骨”。“筋骨”从哪里来?从逻辑、从判断力里来。逻辑和

判断力从哪里来?从当年“啃”的那些“硬骨头”书里来。这个功夫下过了,再看什么事,就不懂了。

几十年时光,就这么过来了。从战士到干部,从青年到中年,再到退休,不管白天多忙多累,每晚睡前,我总要坚持读一会儿书。那些书,有的读了1个月,有的读了半年,有的到现在还在翻,每次读都有新的感悟。

如今条件好了,许多书用手机就能看。可我还是觉得,有些书,就得沉下心来,下笨功夫去读,认认真真地“攻山头”。不是我想吃苦,是很多好书密度大、层次高,你浮光掠影地翻,它就浮光掠影地对你;你下了笨功夫,它才肯把真东西给你,才能真正收获读书的乐趣。

“有些书本,必须苦读。”这不是大道理,是我用几十年时光、数不清的夜晚,一次次验证出来的,希望能给年轻战友带来一点启发。



高杰绘